

幻想联盟

盟在幻想之巅

超奇幻明星
超豪华联盟
第二辑
RMB 8.80

FANTASY
ME



步非烟

盛世传奇 祈天神术
[妖气长安]

宋别离

抒写江湖儿女的悲情离别
[飞天舞]

萧鼎

再现万剑一绝世风采
[诛仙前传]

倾冷月

痴怨爱恨演绎一曲倾城绝唱
[红颜不寿]

超值价：
8.80元

花山文艺出版社

第 08136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想盟. 2 / 步非烟等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80755-043-3

I. 幻… II. 步…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1764 号

幻想盟 2

主 编: 萧 鼎 步非烟 小 椴

执行主编: 林千羽

特约监制: 李耀辉

封面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043-3

定 价: 8.80 元

责任编辑: 李 伟

美术编辑: 李鸿雁

责任校对: 成 仁

封面绘图: 张 旺

彩插图片: 长沙子午线社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CONTENTS

目录

FANTASY
MENG

【开天卷】

004 诛仙前传·蛮荒行 萧鼎

【创神卷】

022 天下·剑 冷残河

031 飞天舞 宋别离

【特别卷】

083 红颜不寿 倾冷月

【潜龙卷】

113 妖气长安 步非烟

【幻想江湖】

156 非烟盟·笑傲江湖

江湖客栈

029 穆鸿逸专栏·侠客的胃

081 穆鸿逸专栏·西游记新解

110 安意如专栏·后宫乱

153 步非烟专栏·才子传

诛仙前传

蛮荒行

◎ 萧鼎

第五章

赐宝

熊不壮瞪了田不易一眼，哼了一声，正气凛然，道：“田师弟，你不要拦我，我已猜到她多半是小竹峰门下弟子，我也知道真鸾师伯平日最是护短，不过似她这般无缘无故就喊人胖子，实在不妥，我身为同门师兄，理当教导她……”

田不易拼命摇头，欲言又止，一张脸上神情越来越是古怪，而前头苏茹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面上奇怪神情渐渐消失，嘴角露出笑容，笑意越来越浓，待到熊不壮说到后来，她已是“扑哧”一声忍耐不住，掩口咯咯大笑，末了似乎笑得太过厉害，微弯下腰，用纤纤玉手拍打自己胸口，像是喘不过气来，摇着头笑个不停，同时转身向后头喊道：“师姐，快……咯咯、咯咯……快来看啊，这里有……咯咯，有好玩的事情……”

熊不壮看着前头那少女笑个不停，更加是觉得莫名其妙，他自觉刚才自己说的话语重心长厚道朴实，既照顾了这位师妹的面子又教导了她做人的道理，想来自己真是海人不倦循循善诱，可是看上去这位师妹非但没有醒悟的模样，反倒奇奇怪怪地笑个不停。更加令人厌烦的是自己的师弟田不易似乎也突然间变得奇怪了起来，一脸古

怪神情在旁边对自己挤眉弄眼摇头晃脑的。

旁边的苟不立和侯不静这时也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劲了，可是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走上前来刚想说话，便在这时，只见对面那个美貌少女身后，忽地又走来一个女子，身形比少女略高，秀发如瀑披在肩头，神情冰冷，容貌也是绝美，直走到那少女身边站定，随即向大竹峰四人这边看来，目光在他们脸上逐一扫过。

熊不壮等人都是吃了一惊，这随后走来的美貌女子却是他们都认识的人物，便是被青云门门下两千弟子私下许为门中绝色的小竹峰水月，而听那少女喊水月为师姐，想来她多半也是和水月同一师承，同为小竹峰首座真鸾大师的座下弟子了。

真鸾大师在青云门地位非同小可，德高望重不说，且平日里喜欢护短也是出了名的，刚才熊不壮虽然说话说得理直气壮，不过这当口当真确定之后，脑中忽地想起真鸾大师的模样，那股“正气”不知怎么就短了几分，干笑两声，却是住口不言了。

只见苏茹凑到水月耳边，压低了声音对着水

月偷偷说着什么，同时眼光中笑盈盈满是笑意，不住向田不易等人看来。田不易被她眼光触到，只觉得面上猛然热了起来，尴尬无比，却又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得低下头不去看她。

苏茹笑着跟水月说完了话，水月面上神情也微微有些变化，虽然仍是冷淡表情，但与刚才冷若冰霜的模样相比已缓和得多了。她一双美目扫过大竹峰四人，嘴角微微翘起，似乎也有几分淡淡笑意，看去更添几分秀色，不过她却并没有多说什么，淡淡看过熊不壮、田不易等人之后，一拉苏茹，道：“好了，我们走吧。若是再不去，万一师长们传下谕令，你可就看不到翡翠坪了。”

说着当先走去，苏茹跟在她的身后，却仍是咯咯笑个不停。大竹峰熊不壮等人不明她二人究竟在笑什么，满腹迷惑，只是又不好问，加上水月一脸淡然前行，隐隐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四人都退到两旁，让开了中间小径道路给水月和苏茹通过。

水月目不斜视，缓步走了过去，苏茹却在经过田不易身边时候，忽地抬眼向他看去。田不易这时心中正有些七上八下，正好也向她看去，二人视线相触，苏茹忽地又是贝齿轻咬红唇，嫣然而笑。田不易嘴巴张合了一下，却说不出话来，只是在那美目明眸之前，他却似乎根本没有丝毫的怒意，相反心底处却隐隐有一分怪异的窃喜。

苏茹看了田不易一眼，忍不住又是一阵轻笑，随后才快步走去，追着水月的身影去了，只剩下大竹峰一脉师兄弟四人站在原地，面面相觑。

“这两个女人到底在搞什么啊？”首先发话的果然是大感莫名其妙的熊不壮，一脸郁闷地道，“什么话也不说，就在那边笑啊笑的，女人真是古怪，你们说是不是？”

旁边的苟不立与侯不静纷纷点头，大有同感，都道师兄所言极是，这两个女子行径怪异，古怪难测，早前也曾听说小竹峰真霄师伯性情怪异，便是连掌教真人也要让其三分，看来这些小竹峰的女弟子定然都是被真霄师伯给惯出来的！

熊不壮点了点头，忽地看到田不易正站在一旁发呆，怔怔出神，也不说话，走上前去往他肩膀猛然一拍，道：“田师弟，你说我说的话对不对？”

田不易正出神间，忽地只觉得肩头一股大力涌来，猝不及防下竟是一个踉跄，不过幸好他根基坚稳，脚下微一用力已站定了身子，抬头正看到熊不壮的眼睛，他默然片刻，随即苦笑点头道：“大师兄你所言极是……”

熊不壮哈哈大笑，极为满意，一挥手，道：“我们也快些走吧，别为了这些奇怪女子烦心，连翡翠坪景色都看不到了，走走走！”说着招呼众人，向前走去，苟不立与侯不静都跟了上去。田不易走在最后，目光远眺，眼中淡淡光芒闪动，却不知是在想些什么了。

一行人顺着这条小径向前又走了半盏茶的时候，忽只见原本狭窄的林间小径前头豁然开朗，两侧树木迅速稀少，道路一下子变得宽敞了，而在小径的尽头，已然站着不少的青云门同门弟子，围成一面人墙，从中不时可以听到有人发出赞叹之声。

田不易等人料想是已经走到了通天峰奇景“翡翠坪”了，连忙紧走几步，熊不壮一马当先，向人群中挤去，田不易等三人紧随其后，凭借熊不壮那巨熊一般的身材，四人轻而易举地挤到了前头。

“啊……”

四人同时发出了带着惊叹的声音，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极为广阔而山势平缓向下的巨大山坡，从他们立脚之处开始，青草茵茵如翠玉一般，向前延伸，大半边山坡数百丈方圆之内，绿油油一片，竟如一块通透美丽的翡翠一般，令人心胸为之一宽。

山风徐徐，从远处吹来，翡翠坪上的青草如波涛一般，起伏不定，风中似乎也带着这里青草的芳香，微微青涩却甘美的感觉，如轻柔的手，轻轻抚摸着人们。

草坪的最远处，山间的云气凝结在那里，洁白无瑕，轻轻飘荡着，整个翡翠坪看去，此刻竟

是如此的安静美丽，令人再无丝毫俗世杂念，浑然陶醉于这天地鬼斧神工的美丽景色之中。

忽地，就在这众人沉醉美景的时刻，远远地从通天峰山顶传来了一声隆钟大响，青云门众弟子都是一震，这一次的钟鼎声音沉稳厚重，非比之前悠扬之声，正是玉清殿上传唤众人的信号。

当下众人都纷纷转身离开，大竹峰四人也不敢耽搁，田不易最后看了翡翠坪一眼，深深吸了口这里清新的空气，转过身子，忽地身子一僵，却是看到不知什么时候，那个熟悉的美丽容颜居然就在自己身后，映进了眼帘之中。

苏茹嘴角带着几分笑意，说不清是讥笑还是忍俊不禁，最后还是看了田不易一眼，低低地对着他说了一句：“傻瓜！”说罢，摇头笑着快步走开了。

田不易望着那个美丽身影，耳边只回荡着她轻柔声音说的两个字：傻瓜、傻瓜、傻瓜……这声音犹如密咒，就这般的在他耳边胸口飘过来荡过去，挥之不去，他怔怔望着前方，半晌也没有回过神来。

在从通天峰顶玉清殿上传下的隆隆钟声中，分散在云海四处的青云门诸脉弟子纷纷聚拢过来，只见在虹桥桥头站着数位前辈长老，微笑伫立，简单吩咐了众人几句，果然是天成子掌教真人与其他长老们已经谈完事情，召唤众人上去。

当下众弟子跟随着这数位长老缓缓步上虹桥，山风呼啸吹过，只见无数年轻的身影风姿勃发，笑容满面，谈笑声不绝于耳，好一派兴旺气息。过了虹桥，就是碧水寒潭和那道气势恢弘的白玉石阶，暖和的日光之下，青云山的镇山灵兽水麒麟懒洋洋地趴在水潭边上晒着太阳，对从身边鱼贯而过的众人视若无睹。

田不易等大竹峰四人也夹杂在人流之中，上了白玉石阶，走进了玉清殿中。田不易在青云门中资历尚浅，平日也不见得如何出众，便是在大竹峰众弟子里也未显特别出色，所以算来他也不过是第二次来到玉清殿这青云门中最重要的殿堂。

青云门毕竟乃是名门大派，自然有其不凡之

处，其中门下弟子的教养，亦非比寻常。虽然一路之上青云弟子大多轻松谈笑，但接近这座气势雄伟的玉清殿后，也不需有人制止，喧哗之声便自然而然小了下来，待众人进入殿堂之后，已然是鸦雀无声了。

田不易与三位师兄站在一起，夹杂在人群之中，向前望去，只见偌大的空间里，玉清殿尽头供奉着三尊巨大神像，正是道家的三清真君，金身灿烂，肃容而坐，神像前乃是三张紫檀木所制之供桌，长九尺宽四尺，高亦有五尺之多，其上摆放着诸祭品牺牲，香火缭绕，袅袅飘起。

玉清殿内空间颇大，百来个青云弟子站在下首也不显拥挤，前方正中处摆放七把檀木大椅，左右各三，上首居中一把。此刻椅子上都坐着人，道俗都有，田不易虽然来得不多，却也知道那椅子上的七人便是当今青云门最声名显赫的七位首座，安然坐于正中的那位鹤骨仙风、气度不凡的道长，自然便是如今天下正道泰斗，当今青云门的掌教真人天成子了。

田不易目光移动，很快便发现自己的恩师，也就是大竹峰首座郑通此刻也在其上就座，位列于左手处第三张交椅，而七位首座中除了天成子掌教真人之外，最吸引注意的，却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子，位次仅在天成子真人下首，一头银发如雪，面上皱纹横生，看去颇有几分老态龙钟，不过放眼青云门上下，却没有一人胆敢轻视这位老妇人，她正是当今小竹峰首座真鸾大师，若论及辈分，她甚至还胜过天成子真人，乃是天成子的师姐。

在七位首座身后，站立着数十位青云门上一辈长老，虽然在这大殿上并无他们的位置，但他们面上神情却显然比那些恭恭敬敬站立的青云门年轻弟子要轻松得多，不少人还微笑着低低说话。不过除了他们之外，在大殿之上，却另有两人，最是引人注目。

诸长老都是站在两排首座座位之后不远处，唯独在掌教真人天成子身后，却并无一位长老，反而是站立着两位年青一代的青云弟子，他二人神态自若，气宇轩昂，虽处于万众瞩目之地，却

并无丝毫怯弱之色，不是别人，正是如今青云门年青一代里最负盛名的二人：道玄与万剑一。

田不易站在人群之中，远远向那两位师兄望去，目光在道玄身上看了一眼，随即移到万剑一身上。只见万剑一此刻白衣如雪，傲然伫立，整个人虽未动却如一柄隐有霸王之气的神剑，自然而然散发出锋锐的光芒。田不易不禁神为之夺，半晌之后暗自有些惭愧，微微苦笑了一下，心头却是折服不已。

此刻，天成子真人站了起来，玉清殿上登时一片肃静，刚刚还有的一些淡淡话语声，也消失不见了。天成子真人面带微笑，语调平和，道：“大家都等久了吧？”

众青云门弟子齐声道：“不敢，恭聆真人教诲。”

天成子真人微笑着道：“昨日一场大战，蒙青云门历代祖师庇佑，邪不压正，大败魔教妖人于青云山麓之下，实为我青云门创派以来有数的大喜事！”

众年轻弟子们人群中一下子爆发出一片朗朗笑声，不知有多少人面上涌现出骄傲自豪之色，天成子真人望着那一张张年轻朝气的脸庞，面上的笑意也是更加浓重，随后抬起了手，向下压了压。

青云弟子中的笑声慢慢低了下去，天成子真人又笑道：“这番功业非同小可，不说远的，至少可令魔教妖人数十年间也难以恢复元气，换言之，至少也为天下苍生保有了数十年的太平。由此我与诸位首座及长老们商议之后，觉得理当对此番功业里有所贡献、抗敌出色的弟子加以奖赏。”

人群中又是一阵骚动，人人都面带喜色，天成子真人微笑着坐了回去，向着旁边的道玄点了点头，道玄微微一笑，走上前一步，朗声道：“蒙列位师伯师叔恩典，以下我念及名单之内的青云弟子，请走上前来。”

说罢顿了一下，也不见他拿出什么纸张记录，居然就径直念了出来一长串的名字出来：“苍松、水月、商正梁、曾叔常、天云、范胜、葛黑……”

这份名单足足有三十人之多，青云门七脉均有弟子名列其中，人数上仍以长门最众，最少的正是田不易所在的大竹峰，仅有大师兄熊不壮位列其中，不过大竹峰人丁单薄，一向又并无特别出色的人才，所以也并不出人意料之外，倒是最令人诧异奇怪的，竟是这份名单中，竟没有了此番功业里表现最为出色、声名一时无双的长门两大弟子：道玄与万剑一。

只见诸出色的青云弟子从人群中纷纷走出，自然站成三排，站立于诸位首座之下，道玄扫了众人一眼，微微一笑，退了回去。片刻之后，只见除天成子以及那位德高望重的真鸾大师之外，其他五位首座都站了起来，此外站在他们身后的数十位长老也缓步走了上前，一一走到那些弟子身前，或微笑赞赏，或低声鼓励，每人都拿了些东西给予了这些弟子，旁边弟子不时投来羡慕的眼神，更不时有惊叹声、惊喜笑声发出，一迭声地感激不尽。这些首座和青云门的前辈长老，哪一个不是天下赫赫有名的修真人物，拿出手的东西，自然也差不到哪去。其中不少赏赐的事物，都是平日难得一见的法宝，又或是奇珍异材锻冶的罕见灵丹，如何不让这些年轻的青云弟子们喜出望外。

得到宝物赏赐的青云门弟子带着绝大的欢喜，谢过了诸位前辈之后，一一都走回了人群中，往往人一回去，便被周围的同门师兄弟包围了起来，争相目睹那珍奇的赏赐，所有人也不免笑容满面，兴奋异常。田不易等人亦不例外，早就等着心痒难熬，好不容易待熊不壮走了回来，苟不立、侯不静和田不易三人登时就围了上去，侯不静眼尖，早看到给熊不壮赏赐的正是自家恩师、大竹峰的首座郑通，从旁边捶了一把熊不壮，笑道：“快说，师傅给了你什么好处，看你笑得这般猖狂的模样？”

熊不壮笑容满面，面透红光，根本没把侯不静那一捶放在眼中，压低了声音，笑道：“你们猜？”

田不易等三人都嘘他起来，但片刻之后却是忍耐不住，纷纷都猜了起来，苟不立当先猜道：

“可是师傅独门的‘金云丹’？”

熊不壮连连摇头，侯不静眼珠一转，道：“莫非是师傅数年前练就的法宝‘流星刺’？”

熊不壮笑道：“非也，非也。”

三人一时都窒住了，田不易脑筋急转，忽地瞪大眼睛道：“该死，难道竟是师傅将‘黑竹鞭’传你了？”

苟不立与侯不静都怔了一下，转眼看去，只见熊不壮似乎牙齿都要笑得掉了下来，点头不迭，田不易三人做愤怒状扑了上去，将如巨熊一般的大师兄一顿捶打，但不久之后便爆发出一阵笑声，显然是极替大师兄高兴的。这黑竹鞭乃是大竹峰首座郑通修炼多年的一件异宝，取材于大竹峰后山黑节竹林中一棵罕见的千年奇竹，仙力极强，非同小可，乃是大竹峰一脉有数的法宝，想不到竟是传给了熊不壮。不过说来熊不壮也是目前大竹峰诸弟子中最为出色的人物，人人都以为他将来必然要接替郑通之位，所以此番传他宝物，虽然出乎众人意料，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田不易等人除了羡慕之外，因为平日里师兄弟感情极好，更多的也是为熊不壮高兴。

他们这里打闹笑骂，旁边其他的得赏弟子也一一走了回来，说不得又都是一阵骚动喧哗，不过很快的，众人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再次被场中吸引了过去，只见此刻的场中，诸位首座长老都已经走了回去，但站在下首的年轻弟子里，却仍然有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原地未动，赫然正是艳色无双的小竹峰弟子水月。

不知怎么回事，刚才那么多的前辈长老，居然无人拿东西赏赐给水月，此刻被万众瞩目之下，水月虽然面色未变，但亦不禁脸颊微微有些泛红，眼中透出几分尴尬之色出来。便在此刻，在底下弟子们的窃窃私语声中，忽然一声低低咳嗽，一直稳如泰山的真霄大师缓缓站了起来。

众人登时肃然无语，真霄大师在青云门中地位向来德高望重，寻常弟子在她面前都不敢大声说话，便是连掌教真人往往也让她三分，此刻只见她站了起来，身材居然颇为高大，刚才坐在那边不觉得，此番站起似乎比天成子真人还要高出半个头。

真霄大师也未多说什么，横扫了人群一眼，最后目光落在爱徒水月身上，水月微微有些讶异，看着恩师，真霄大师目视水月，半晌之后，忽地手一抬，顿见一道灿烂毫光从她手底散发而出，耀眼之极，几乎难以目视，煌煌光辉之中，猛然发出一声破空锐啸，在半空中划过一道耀目炫光，“啪”的一声轻响，落在水月身前。

毫光摇曳，许久之后方才缓缓散开，露出内里真容，乃是一柄亮若秋水泛着淡蓝仙气的绝世仙剑。

“给你的！”真霄大师淡淡说了一句，面无表情地坐了回去。

玉清殿内一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那柄仙剑之上，甚至连天成子真人的脸色也微微变了变，看向真霄大师，真霄大师却只如不见，反而是闭起了眼睛，那一副倨傲模样，当真有几分不可一世的味道。

阳光暖洋洋地照在青云山通天峰上，清爽的山风从远处悠悠吹来，从山顶玉清殿上缓缓走下的青云门弟子们都谈笑风生，神情兴奋。田不易、熊不壮等大竹峰一脉四人也走在人群之中，不过这个时候他们讨论的话题已经不是熊不壮得到了师门重宝“黑竹鞭”了。

侯不静摇头晃脑，叹息半晌道：“想不到啊想不到，真霄师伯出手竟是如此大方！”

站在他身旁的苟不立点头表示同意，脸上也忍不住露出羡慕的神色，道：“是啊，想不到真霄师伯竟会将‘天琊’传给了水月，除了本门至宝诛仙古剑之外，天琊可算是当今世间第一等的神剑了。”

熊不壮与田不易都是发出一声感叹，天琊仙剑绝非是寻常法宝，来历非同小可不说，单说仙剑本身已然是世间绝顶的仙家重器，真霄大师手持此剑纵横天下，不知斩杀过多少妖魔邪道，很多时候在青云门中，多以将此剑看做小竹峰一脉掌门的象征。

田不易念及此处，忍不住道：“看来真霄师伯已经是下定决心将首座之位传给水月了。”

其他三人闻言都点了点头，看来诸人心中也

都是这个想法，侯不静笑道：“如此一来，本门中那无数暗中倾慕水月的师兄弟子，只怕又要苦恼了，毕竟未来小竹峰一脉首座之尊，可不是谁都能高攀得起的。”

熊不壮等人闻言怔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笑声爽朗，远远传了出去，他们此刻正走在虹桥之上，前后都是同门弟子，一时不少人看了过来，不过小小骚动之后，队伍仍是继续向前行进了，那笑声也如浮萍一般静静消失在山风之中。

走过虹桥，青云门弟子便散布到广阔的云海平台之上，陆续有一些青云弟子驾驭法宝离开此地，自然是此间事了，回本脉山峰去了。田不易等人走到一旁，苟不立向熊不壮问道：“大师兄，师傅可还有什么吩咐传下来吗，是叫我们在此等候还是先行回山？”

熊不壮摇了摇头，道：“刚才在玉清殿上师傅说了，这里事情办好之后便叫我们几个先行回山，不用等他了。”

田不易等人点了点头，正打算祭出法宝准备离开，忽地苟不立眼睛一瞥，目光一亮，压低声音对其他三人道：“喂，你们看那边！”

田不易三人闻言，顺着苟不立的目光看去，只见那是虹桥方向，缓缓走下了两人。此刻散布在云海之上的许多青云弟子似乎也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许多人纷纷转过头看去。从虹桥之上走下来的两人都是美貌女子，清丽无比，直令人眼前一亮，其中更有一位女子手提一柄耀目仙剑，正散发出耀耀蓝色仙光，更是引人注目。

这自然乃是水月和她的师妹苏茹了。

水月与苏茹在桥头停下了脚步，两人都微微皱起了眉头，苏茹脸上有一丝尴尬之色，似乎还不怎么习惯这种被万众瞩目的感觉，脸色也微微有些红了，水月虽然也是一样，但冰冷表情之下却并非尴尬，而是有一丝不耐与厌恶，冷冷哼了一声，拉了苏茹的手，向旁边走去。

所过之处，人群自动给她们让开了道路，水月面上表情虽然冰冷，周围众青云弟子却似乎并没有多大反应，看来往日里水月也一直如此，众人都习惯了。师姐妹二人走到一旁，却也没有马上离

开，反而是站在一个僻静角落说起话来，末了又过了片刻，陆陆续续又走下了不少青云门弟子，其中不少小竹峰的女弟子都纷纷聚拢到水月与苏茹身边去了，顿时只听得唧唧喳喳声音悦耳不断，个个脸上都是笑容满面，想来多半都是为水月高兴恭贺的话语，而水月面对这群同门同脉的师妹们，脸色也缓和了许多，嘴角也慢慢露出了笑容。

熊不壮等人收回了目光，侯不静叹了口气，口中“啧啧”之声不断，道：“女人就是好啊，只要生得好看，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

熊不壮笑骂道：“怎么，莫非你也想尝尝当女人的味道吗？”

侯不静一吐舌头，哈哈笑道：“免了，免了。”

熊不壮对他呸了一声，转过身来，却发现身旁田不易似乎仍是怔怔出神看着远处，便一巴掌拍了过去，道：“田师弟。”

田不易整个人激灵了一下，似乎被吓了一大跳，脸色也有些变了，干笑了两声，道：“大、大师兄，怎么了？”

熊不壮抬眼向田不易看着的方向望去，却只见那正是水月、苏茹等小竹峰弟子所在之地，他个性爽直，也没多想什么，道：“你发什么呆，我们要走了。”

田不易点了点头，道：“是。”

熊不壮等人纷纷祭出法宝，尤其是熊不壮更是拿出了新到手的法宝黑竹鞭，顿时引来苟不立、侯不静二人的笑骂，熊不壮亦很是得意，对着师弟们着实吹嘘了一阵，随后三人纷纷驾驭法宝离开云海。田不易跟随在三位师兄之后，缓缓升起离开了这如仙境一般的云海奇境，只是不知为何他此刻却全无平日里与师兄们玩笑的心情，目光不由自主地向着小竹峰众女弟子聚集之处望去。

或许是错觉吧，他脑海中飘过那么一个一闪即逝的念头，人群中的那个美丽少女苏茹，似乎在与众小竹峰师姐姐妹谈笑说话的间中，不时转头向周围张望着，倒像是在找寻什么人一般！

如果是真的，她会是在找谁呢……

下一刻，青天之上悠悠白云飘来，田不易的身影冲天而起，没入了白云深处，再也看不见了。

第六章

探望

大竹峰乃是青云门七脉山峰之一，与青云门其他六脉为一祖宗，不过在人丁之上向来比较单薄，虽然这千余年间大竹峰一脉也出了不少高人奇士，但在青云门中的实力一直处于末流。只是修真之士虽然未必六根清静，但大竹峰历代祖师似乎对这些倒看得很淡，虽积弱之日长久，也从来不见大竹峰历代首座有过大肆扩张广招收弟子的举动。

当世大竹峰首座郑通，本身的修行神通是极高的，在青云门内亦颇有威名，只是为人沉默寡言，一生也只收了熊不壮、苟不立、侯不静与田不易四位徒弟，加上旁系少许人，大竹峰如今的人丁不过几十人而已，远没有青云门其余各脉兴旺，是以当田不易等人从通天峰驭剑回到大竹峰上的时候，通天峰上的喧嚣，仿佛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情景了。

大竹峰以竹闻名，满山遍野悬崖峭壁都是翠竹，后山上更有以坚硬闻名的黑节竹林，山风阵阵吹过，竹林随风舞动，竹涛阵阵，令人顿生隔世之感。大竹峰上首座居住之地乃是一座“守静堂”，弟子们居住的地方则更远一些，乃是围绕一处大回廊而建的各个单独小院，熊不壮等人回山之后，相互说笑一阵，便也回自己房屋去了。

田不易跟在众人背后，嘴角也带着一丝微笑，只是神情却似乎仍有些飘忽，与诸位师兄别过之后，他缓缓走回了自己的屋子，屋中摆设简朴，桌椅床铺，青砖铺地，墙上挂着一副“道”字横幅，颇为引人注目。田不易走到桌边坐下，还不等他坐定，只听得“汪汪”之声突然在房中响起，从屋子角落猛然扑出一条硕大黄影，劈头盖脸向田不易冲来。

田不易后退一步，用手一挡，笑骂道：“大黄，不许胡闹。”

这黄影立起来，居然也有大半人高，定眼望

去，却是一只黄色毛皮纯亮柔和的大狗，此刻这只被田不易叫做大黄的狗显然看到田不易回来十分欢喜，吐着舌头绕着田不易脚边转来转去，不时蹭来蹭去，显得十分亲密。

大黄乃是田不易从小养大的爱犬，人狗之间感情十分深厚，田不易俯下身子摸了摸大黄的脑袋，大黄的耳朵随着田不易的手掌微微向下趴了，用舌头去舔了舔田不易的手。

只是田不易不知怎么，总觉得心绪有些不安，却又不明所以，片刻之后轻轻拍了拍大黄的肩膀，道：“出去自己玩吧。”大黄似乎也听得懂人言，“汪汪”叫了两声，尾巴甩动，居然也就自己跑出去了。田不易呆坐半晌，忽地重重摇头，苦笑一声，站起快步走到床边，盘膝坐了上去，闭目静心，行青云门道家真法清心宁气，片刻之后，只见他周身隐隐清光闪烁，光泽纯而柔和，正是将道家太极玄清道妙法修炼至精纯境界之状。

这一人定便忘了光阴，田不易物我两忘，也不知坐了多久，忽地只听屋外远处传来一阵轻微异响，却是与平日里自己早就听惯的诸位师兄走路之声迥然不同。田不易双目猛然睁开，眉头微皱，心下念头急转，他在大竹峰修行多年，这山上居住之人没有一个的脚步声他分辨不出来的，显然来人决然不是大竹峰一脉人物，只是这段日子以来青云门上下人人专注于正魔大战，哪里会有人来大竹峰上？

一念及此，田不易忽地心头一动，倒吸了一口凉气，前日正魔大战，无数魔教妖人蜂拥而至，于青云山山麓之下，虽然随后惨遭败北之运，却搞不好也会有几个不知死的家伙可能偷偷摸上山来。田不易心中如是想，嘴角已露出一丝冷笑，右手轻轻一挥，赤焰仙剑已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手间，赤芒无声吞吐，散发出摄人光芒。

不料就在此刻，忽地屋外从那细微脚步声发

出的地方，突然响起一阵剧烈的狗吠之声：“汪汪汪，汪汪汪……”

却是田不易养的大黄狗似乎也发觉了不对，大声吠叫起来提醒主人，而且听那大黄吠叫声中，颇有凶恶之声，龇牙咧嘴几乎可以想象，而几乎是随着大黄猛然出现，像是吓了屋外神秘人物一跳，发出了一声尖叫。

田不易养了大黄许多年，对之感情非同一般，这一惊非同小可，生怕来人会伤害到大黄，更不迟疑，整个人如风驰电掣一般闪了出去，同时手中赤色剑芒如长虹贯日飞跃而出，口中喝道：“哪里来的魔教妖人，吃我一剑……”

“什么……”屋外之人似乎又吃了一惊，但不等她话说完，只见田不易屋内瞬间赤芒耀目，一道凌厉无比的剑芒已然破窗而出，而眼前那头突然出现的大黄狗更是嚣张，不知是不是仗着主人威势，居然嗷叫一声，张牙舞爪也扑了过来。

来人不及多想，双手一挥，顿时红色霞光闪烁，一片红幕凭空生出，在她身前化作层层红墙，将身子护了起来，也顿时挡住了田不易攻来的赤芒，只是她一旦注意力都防着田不易，却是忽略了脚下，电光火石之间，那脚踝赫然是一阵疼痛。

“啊哟！”

一声惊呼，再一次发出，田不易刚才出剑之时便隐隐听到一声低语，听来竟有几分耳熟，心头已是有些惊疑，此番猛然再听得这声呼喊，陡然间脑海里嗡的一声，直如破裂一般，那心口竟是突然向下一沉，额头冒汗……

他一声低喝，身形猛然向下一沉，硬生生将前冲的身子压了下来，向前看去，只见漫天红影渐渐消散，最后化作一根琥珀朱绦，落在一个半坐在地上的少女身旁。

那女子秀发蛾眉，星眸雪肤，清丽无比，赫然竟是小竹峰的苏茹。

而在她脚下，只见大黄精神抖擞，一张大嘴正咬着苏茹左脚脚踝，两只狗眼忽溜忽溜乱转，不看苏茹只看着田不易，狗尾巴摇个不停，看去得意洋洋，显然若非要咬着敌人的脚，大黄早就扑到主人身边邀功去了。

田不易嘴巴半张，再也合不拢了，额头冷汗不由自主地滴了下来，只见前头苏茹花容失色，美目之中隐隐含泪，贝齿咬着下唇，只如梨花带雨一般。田不易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出来了。

苏茹双眉紧皱，片刻之后终于“呜”的一声，带着哭声叫道：“死狗，死狗……你居然敢咬我，我非杀了你不可！”

田不易整个人一震，这才从恍惚惊吓之中惊醒过来，刹那间他道行如急进百倍，身形快过闪电，瞬间已出现在苏茹身旁，下手如风，一掌将大黄拍开，怒喝道：“畜生，快滚！”

大黄连忙松口向旁边一跳，躲开了这一掌，睁大了狗眼，大为疑惑，看看田不易，又转眼看了看苏茹，原本摇晃不停的尾巴也慢慢停了下来，“汪汪”叫了两声。

田不易心中着急，连忙蹲下查看，只见苏茹脚踝处穿着纯白小袜，此刻上面正有两个小洞，慢慢渗出些血来，他眼中映着那两道血痕，忽地竟是觉得一阵眩晕，只怕便是他自己身上多了十个这般的伤口也没眼下这般触目惊心。

他情急之下，又不知苏茹到底伤得如何，半跪下来，抓起苏茹的左脚放在自己腿上，伸手将苏茹的小袜褪了几分，忽地一只玉手从旁拍了过来，“啪”的一声拍在田不易手上，只听苏茹嗔骂道：“死胖子，你要做什么？”

田不易此刻哪里还有心思去计较苏茹骂什么胖子的话，连说话也说不连贯了，指着苏茹的脚结结巴巴道：“我……我看你的脚、脚……伤得如何了？”

苏茹美目之中虽然仍带盈盈泪光，但惊吓之色已然缓缓褪去，白了田不易一眼，道：“我自己来。”

说着伸手将白色小袜轻轻退了一半，退到伤口处时，大概是触碰到了伤处，她口中轻轻发出了“啞啞”之声，田不易停在耳中，忽地没来由的心头一痛，倒仿佛是痛在自己身上一般。片刻之后，小袜退下了，半截，果然在雪白肌肤之上，被大黄的狗牙咬出了有两个小洞，不过看去伤口并不深，血也流得不多。

饶是如此，苏茹脸色也是苍白得很，忽地回头看到那只大黄狗兀自站在田不易身后，探头探脑，向这边张望着，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右手挥处，琥珀朱绦如绳子一般打了过去，口中还不住咒骂道：“死狗，死狗，打死你……”

大黄见势不妙，一个健步闪开了朱绦，四爪纷飞，瞬间就跑掉了，片刻已不见了踪影，只听见远处隐隐传来几声狗叫声。田不易一脸尴尬，不敢看向苏茹，只得低头，却只见苏茹一小截白生生如玉一般美脚露在眼前，浑然无瑕，他脑海中又是猛然“轰”的一声，再也想不起其他事了。

苏茹恨恨咒骂了几句，看来对那只大黄狗是恨之入骨，片刻之后瞪了田不易一眼，待要站起身子，不料身子才一动，猛然一软，竟是全身无力，歪了下去。田不易吓了一跳，连忙将苏茹身子扶住，入手处顿时一阵幽幽暗香扑鼻而来，他心跳加速，面上神色却有些发呆，干笑了一声，却不知该说什么好。

苏茹显然也未想到自己为何突然身子无力，只是片刻之后她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不禁花容失色，失声对田不易道：“那、那只狗不会有毒吧？”

田不易一怔，奇道：“毒？狗哪来的毒……”

苏茹面上忧色沉重，道：“我、我很早以前听娘亲说过，说狗咬了人，牙齿上都有毒的，我、我这该不是中毒了吧？”

田不易忍不住笑了出来，道：“哪有此事，大黄是我从小养大的，小时候我跟他玩耍的时候不知被咬了多少次，哪有什么中毒之说？”

苏茹看了看田不易，见他神情坦然，不似说谎，默然片刻，忽地叹了口气，道：“那也是我小时候娘亲说的，也许是骗我的吧。唉……”

她神情忽转黯淡，似乎勾起了什么难过心思，田不易呆呆蹲在她身旁，也不敢多说什么，只好就这么陪着她，不过对他来说，似乎这样也未必是件苦事，内心深处反而隐隐有些喜悦。

只是苏茹默然一会，便抬起头来，没好气白了田不易一眼，道：“死胖子，还不扶我起来？”

田不易如梦中惊醒，哪里还有二话，连忙小心翼翼将苏茹扶了起来，只见苏茹此刻的脸色已

经比刚才好得多了，就这么在田不易的搀扶之下，慢慢走进了田不易的屋子，坐在了床铺之上。田不易扶她坐下，便向后退了两步，目光扫了一眼苏茹脚下，却只觉得那片淡淡白色肌肤竟是刺目耀眼的很，不敢多看，低声道：“你没事吧？”

苏茹“呸”了一声，冷笑道：“你看我像没事的样子吗？”

田不易不敢接话，干笑了一声。

苏茹“嘿嘿”冷笑，看着田不易，田不易心下有些发毛，有心问一问这位小竹峰的师妹为什么突然跑到大竹峰上来，只是心头纷乱，这话却是无论如何也说出口。而苏茹似乎也不急于说话，一时之间屋中陷入了突如其来的静默之中。

正在这有些尴尬的时候，忽地屋子外头响起一阵脚步声，随之传来一片笑声，田不易心中叫了一声苦，还不及反应，屋子的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只见熊不壮、苟不立、侯不静三人跑了进来，口中笑个不停，道：“田师弟，你那只狗怎么跟疯了似的，拼命拉着我们裤腿往这边扯……”

话未说完，熊不壮三人目光已看到向来僻静的田师弟屋子之中，赫然多了一个美貌少女……

“这……”熊不壮三人都微微张大了嘴，目光从苏茹身上看了半天，又转到了田不易身上，眼神大是奇怪，熊不壮嘿嘿怪笑两声，道：“田师弟，不是我这个做师兄的说你，难怪我看你最近道行修行有些阻碍，须知我等修道之人，最怕道心不稳，心志不坚，你可不要怪师兄多嘴，你也太……”

田不易面如土色，连连摇头，怒道：“大师兄，你胡说什么？”

旁边侯不静摇头晃脑道：“田师弟，大师兄可是为你好，你还年轻不懂事，不晓得这世上红颜祸水，美色如刀……”

田不易“呸呸呸”连着数声，怒道：“胡扯，难道你就知道了吗？”

侯不静胸膛一挺，道：“我当然知道了……呃，不对，不对，”在旁边熊不壮与苟不立有些奇怪的目光中，侯不静尴尬一笑，道：“这个我自然也是不晓得的……”

苏茹坐在床上，只听着大竹峰这些人那里

说些乱七八糟、糊里糊涂的话，倒似乎把自己都给忘了，不禁有些恼怒起来，正在此刻，她眼角余光忽地望见熊不壮粗壮身躯之后，那只咬伤自己的大黄狗正探头探脑地从他脚边伸出了脑袋，倒像是做贼一般窥探着。一看见大黄的模样，苏茹登时怒从心头起，一把抓过身边也不知道什么事物就砸了过去，口中怒骂道：“死狗，死狗，叫你再咬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转眼看去，却见那被丢出去的东西原来是田不易床上的枕头，熊不壮看着半空中飞来枕头，连忙闪身躲过，背后大黄机灵无比，想来跟随田不易在大竹峰上修道日久，多多少少竟也有了几分灵气，一见情势不对，撒腿就跑，三下两下就闪出了屋子不见了踪影。

苏茹见那只哀狗瞬间就跑得没了踪影，心头更是恼怒，再看熊不壮等三人怪笑连连站在一旁，联想到刚进门时熊不壮所言乃是大黄拉着他们裤腿来的，登时将一股怒气移到了他们头上，心头火起。她平日在小竹峰上最得真传大师的宠爱，因为年纪幼小，从水月以下，小竹峰诸位师姐更是无人不宠着她，哪有像今日这般吃过郁闷之气，此番怒火翻腾，更不管了，怒道：“你们都不是好人！”

说罢伸手探出，也不管抓到了是什么东西，便向熊不壮等人掷去。熊不壮等人吓了一跳，只见半空中被褥纷飞，桌椅纵横，那是呼啸而来，众人都是抱头鼠窜，转眼间都躲了出去，只剩下田不易一人面带苦笑，摇头不已，尴尬地站在苏茹身边，欲走不能，不知所措。

熊不壮等人远远躲了出去，只听他在屋外大声道：“田师弟，这女子好生剽悍，你可要小心啊！”那声音慢慢变小，看来是跑得远了。

第七章

大事

守静堂是大竹峰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虽不能与通天峰上的玉清殿相提并论，但也颇有几分古拙巍然之意。当代大竹峰首座郑通便是居住在

苏茹气极，向着窗外怒喝道：“叫你们师傅过来，我倒要向郑师叔问问看，看他到底是怎么管教你们这些徒弟的！”

说罢，她恨恨不已，胸口起伏，显然仍是十分恼怒，半晌之后，田不易在一旁轻声道：“那个、那个你别生气了……”

苏茹兀自还在气头上，转头瞪了田不易一眼，田不易不敢看她的眼睛，顿了一下，指了指苏茹的脚踝，道：“你的伤还没包扎呢，先别管其他的了。”

苏茹一听之下，似乎这才重新想起自己身上还有两个伤口，眉头微微一皱，露出了几分疼痛之色。田不易忍不住踏上了一步，却又想起了什么，急转过身子去，跑到床铺前头一个柜子上翻了好一会，拿了一包白布和一个翠绿竹管过来，递给苏茹，道：“这是干净的白布，竹管里是我们大竹峰独门的伤药，对皮外伤极有灵效，你试试看吧。”

苏茹接了过来，看了看田不易，田不易感觉到那两道目光，忍不住抬头也向她望去，顿时只见两道盈盈若春水一般的眼波，在自己面上滑了过去，他心头一跳，退后了一步。

苏茹看着手中的东西，忽然也安静了下来，过了半晌，她忽然轻声道：“我也对不住了。”

田不易一怔，抬头道：“什么？”

苏茹脸上一红，道：“我把你的屋子都弄……乱了。”

田不易向四周看了一眼，只见原本简朴整齐的屋子，此刻早就狼藉一片，桌歪椅倒，枕头被褥或在地上或在窗上，又岂是一个“乱”字可以形容的？

他默然片刻，干笑了一声，道：“没事，没事，也不算太乱……”

这守静堂中，正堂上按照惯例是供奉着三清神像，缕缕香烟袅袅飘散。

田不易与熊不壮、侯不静、苟不立师兄兄弟四

人此刻都站在守静堂门外，而在守静堂内，此时却是苏茹与大竹峰首座郑通正在低声交谈。

因为隔得远了，所以田不易等人都听不见堂内那二人说话，而熊不壮等人显然对苏茹的突然造访十分意外，三个人在那边窃窃私语，大肆猜度苏茹的来意，到了最后，三人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在田不易的身上飘来荡去。

田不易登时察觉了出来，他面对苏茹不知怎么有些笨拙，但对这些长久一同修道共同生活的师兄弟们，哪里会不知他们心中的想法，立时怒目瞪了他们一眼，压低声音道：“你们三个少给我乱想，我可是跟这位小竹峰的苏师妹不熟的。”

侯不静怪笑道：“不熟？那就奇怪了，大竹峰上弟子虽然不多，也有几十人吧，怎么她谁的屋子都不去，偏偏就到了你房间了？”

田不易一窒，怒道：“这个我怎知道，你去问她好了？”

旁边苟不立一吐舌头，笑道：“那女子如此凶悍，谁敢去问她，田师弟，做师兄的看在几十年一起修道的情分上劝你一句，这女子太过厉害，非你所能降服，你若是长久跟她在一起，只怕耽误了修真大事，还是……”

话未说完，田不易已然啐了一口过去，道：“胡扯，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转过身子，他又向着守静堂中眺望过去，只见师傅郑通坐在主位之上，面上没有太多表情，而苏茹坐在他的下首低声说着些什么，郑通听着听着，面上渐渐有几分诧异之色，向苏茹又追问了几句，只见苏茹面带肯定之色，还点了点头，对郑通的话答了几句。

郑通眉头轻轻皱起，目光不期然向外望去，只见自己四个弟子都站在门外，也正望着堂内。他默然片刻，提高了声音，对着外面喊了一声，道：“不易，你进来。”

门外熊不壮等人登时笑了起来，熊不壮从后面一推田不易，笑道：“好师弟，快去吧，多半是那位苏师妹在师傅面前又告了你一状了。”

田不易心中也有些忐忑不安，慢慢走了进来，也不敢多看那坐在一旁的苏茹，只向郑通行

礼拜见，道：“师傅，你叫徒儿有事吗？”

郑通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田不易，片刻之后不知怎么，嘴角却隐隐露出一丝笑意，道：“我没什么事，不过听说你此番在正魔大战中颇有表现啊？”

田不易一怔，不明所以，道：“师傅，你是说徒儿吗？”

郑通也不答他，顿了一下，道：“本门掌教真人天成子师兄座下有一位长门弟子，名唤万剑一，你可知晓？”

田不易又是一怔，不知为何师傅突然提起了万剑一的名字，当下点头道：“是，万师兄乃是我青云门当代奇才，弟子有幸前番与他见过数次，知道他的大名。”

郑通点了点头，道：“我也不知你究竟做了什么，居然入了那个眼高于顶的万剑一的眼，这次他特地请小竹峰的苏茹师侄过来，说是有一件大事需要你去相助于他，你可愿意？”

田不易愕然，一时竟是说不出话来，他与万剑一总共也不曾说过几句话，更谈不上什么交情了，全然不知为何万剑一会专门指名找他。而众所公认大竹峰弟子辈如今道行第一人乃是熊不壮，想来万剑一也并非是为了田不易道行高深而来的……他心中着实狐疑，忍不住悄悄向坐在一旁的苏茹看了一眼，不料此刻在郑通面前的苏茹如同换了个人一般，哪里还有一丝一毫刚才的泼辣模样，整个人就像一个乖巧之极的小女孩，坐在那里面带微笑，配着她清丽容颜，更增几分可爱。

此刻苏茹察觉到田不易向这里看来的目光，秀目抬起，也不说话，只对着田不易微微一笑，田不易看着那笑容娇艳如花，胖胖的身子隐隐发抖了一下，连忙转过了眼，这才勉强定下心神，暗自不觉有些恼怒起自己来，这多年修道，如何今日定力如此之差，三番两次几乎人前出丑。

他这里胡思乱想，却忘了师尊还在那边，郑通问了这个徒弟的话，却见这个徒弟居然沉默不语，忍不住皱起了眉头，略微提高了声音，道：

“不易，为师的问你话呢，如何不回？”

田不易吓了一跳，忍不住额头见汗，干笑了一声，道：“师傅，弟子……弟子大胆问一句，长门的万师兄是要弟子去帮忙做什么大事啊？如是师门需要，弟子自然万死不辞，只是弟子顾忌道行低微，怕反是碍了万师兄的大事。”

郑通还未说话，旁边的苏茹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掩口笑道：“你这家伙倒有自知之明，其实我也是这般对万师兄说的，谁知万师兄也不知看上你哪一点了，只是笑而不语，就是要让我过来叫你前去，真是好奇奇怪。”

郑通皱了皱眉，沉吟片刻，道：“苏师侄，不如你先出去一会儿，我与不易有些话说。”

苏茹微笑站起，对着郑通行了一礼，道：“是。”说着向外走去，只是她脚上伤势似乎仍有些疼痛，走路看去有几分迟钝。郑通看在眼里，面色一沉，对着田不易寒声道：“你养的那条狗自己给我看紧点，怎么能随便咬人了？”

田不易面露苦色，尴尬无比，只得连连点头，哪里还敢多说一句，郑通哼了一声，道：“你别以为是我说你，那苏茹可是小竹峰首座真鸾师姐的心爱弟子，人人都知道除了那水月之外，她老人家最宠爱的就是这个苏茹，你若是当真得罪了她，她回去到真鸾师姐那边告上一状，只怕当真就将你那只大黄狗杀了也不奇怪。”

田不易唯唯诺诺，连声答应。郑通这才缓和了面色，道：“此番万剑一找你，你当真什么都不知道？”

田不易摇头道：“弟子确实一无所知，此刻也是一头雾水啊。”

郑通沉吟了一下，道：“万剑一所为何事，我也不是十分清楚，但刚才那位小竹峰的苏师侄转交给我一封信，却是掌教真人天成子师兄所手书的，他在信中虽然客气，但也说得清楚，万剑一所办之事绝非小事，眼下却不宜公开，所以希望若有需要大竹峰门下弟子帮忙的，让我不必担忧插手，也不要向外泄露。”

田不易心中一惊，想不到那位万剑一师兄所做之事，竟是惊动了掌教真人，可是究竟是何等

大事，需要这般波折，又为了什么，放着那么多道行高深的师兄弟不选，偏偏选了自己这么一个平日里看去平平无奇的人呢？

郑通将田不易面上疑惑之色都看在眼里，其实他自己心里也颇有几分疑惑，但在弟子面前终究不能表达出来，当下淡淡道：“不易，这件事我看还是你自己做主吧，为师就不多说什么了，去或不去，都由你自己拿主意。”

田不易默然半晌，面上犹豫再三，方才抬头道：“师傅，弟子想万师兄声名素来响亮，且为我青云门中立下无数大功，同门皆敬佩之，这事情想必自然不是坏事，弟子虽然道行低微，但只要对师门有益，弟子断无后退畏怯之理。”

郑通点了点头，面上露出欣慰之色，显然对田不易这番回答很是高兴，微笑道：“如此甚好，那你就去吧，具体的事情你到外面与那位苏茹师侄商量，我就不管了。”说着站起身来，看了田不易一眼，顿了一下，道：“自己小心。”

田不易连忙低头施礼，低声道：“弟子明白，多谢师傅关怀。”

郑通笑了笑，转身走进守静堂后堂去了。

田不易从守静堂中走出来的时候，早就等得不耐烦的熊不壮等人一拥而上，将田不易围在当中问个不停，田不易念及刚才师傅曾言掌教真人的书信中有不可外泄之言，也就不敢对三位师兄说实话，当下胡乱敷衍了过去，离开大眼瞪小眼的熊不壮等人，向站在另一边的苏茹走去。

苏茹看着田不易走近，微微一笑，道：“怎样，你可愿意去吗？”

田不易点了点头，道：“我虽然道行低微，但只要为了师门，自是义不容辞。”

苏茹嘴角一抿，脸颊上露出小小两个酒窝，笑道：“放心啦，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做什么，但万师兄肯定不会害你的……啊呀！”

她话说得好好的，突然末了陡然拔高声调，叫了出来，吓了田不易一大跳，愕然道：“什么？”

只见苏茹满面怒容，盯着远处熊不壮等人，田不易转头望去，却见熊不壮等人也有些莫名其妙看了过来，不过片刻之后田不易便发现缘由

了，原来自己养的那只大黄不知何时悄悄出现在熊不壮等人脚边，伸头窥探，看来是偷偷跑来打探情况了。

苏茹脸色大变，盯着大黄，正待有所动作，不料那大黄实非寻常之狗，真有料敌先机之奇能，还未等苏茹出手，大黄“呜”的一声吠叫，“嗖”的一声已然蹿了出去，“唰唰”几下就没人了守静堂屋宇之中，再也看不到狗影了。

苏茹虽然恼怒，却也不好追入大竹峰首座居所去追那么一只狗，只得恨恨作罢，田不易在旁边看着她的表情，暗中替大黄捏了一把冷汗。

苏茹向着大黄消失的方向瞪了一眼，回过头来，看来一时气也没消，没好气地对田不易道：“今日天色已迟了，明日午后，你自己去通天峰翡翠坪，万师兄会在那里等你们。”

田不易点了点头，忽地一怔，道：“你们，莫非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师兄吗？”

只是此刻苏茹向他说过话之后，似乎再也不想多留，径直祭出琥珀朱绶法宝，身影晃动，转眼融入到那道道霞光宝气之中，飞天而起，看那方向，是回小竹峰去了。

田不易望着那远去的红色光芒，一时怔怔出神，长久伫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心中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了。

入夜，青云山通天峰上，四下俱静。这里白昼中热闹远胜大竹峰，但在夜色笼罩之下，那份宁静却与其他地方一模一样。

已是子时时分，除了少许值夜的青云弟子，大多数人都睡去了。通天峰高耸入云，站在这山峰之上，仿佛眺望着天际苍穹夜幕中的星星，似乎也比凡间更近了几分。那一颗颗星星镶嵌在黑色的夜幕之中，如宝石一般闪闪发亮，柔和的光辉从天空洒下，带给了世间淡淡温暖的光芒。

一个身影从虹桥上缓缓走来，白衣如雪，面目英俊，山风吹拂起他的衣襟，轻轻飘荡，飘然有出尘之意，正是万剑一。

一阵大风忽地从远方吹来，万剑一停住了脚步，微闭上双眼，任由大风从身畔吹过，那一股凉意吹在面上，却仿佛让心底的血有些隐隐的热。

他缓缓转过身子，面对着风吹来的方向，张开双臂，山风顿时将他的胸怀充满，他的衣襟猎猎飞舞，就连头发也随风飞扬。

怀抱天下，或许也是这般的感觉吧！

没有人知道他的感觉，只能看到他嘴角边，静静露出的那淡淡的、不羁的笑容。

风小了下去，他深深吸气，似乎很是满足，随后转身继续前行，走过了虹桥，前方便是碧水寒潭。万剑一走了两步，忽然若有所觉，抬头看去，随即面上露出笑容，只见在星光照耀之下的碧水寒潭边，青云门镇山灵兽水麒麟正趴在岸边打盹，而在水麒麟巨大的身躯旁，居然还站着一个人的身影。

万剑一走了过去，只是他虽然特地放轻了脚步，但在离水麒麟一丈左右地方，水麒麟却猛然发出一声低吼，转过头来，铜铃般巨大的眼睛盯着万剑一。

万剑一立刻停下了脚步，而前方那个就站在水麒麟近在咫尺的人影缓缓伸出一只手来，居然是轻轻拍了拍水麒麟。水麒麟像是得到了什么安慰，不再低吼，但似乎仍是对万剑一的到来没有什么好感，巨头一转，却是慢悠悠向碧水寒潭里潜了回去，转眼间已没入水中，只留下水面上道道涟漪，在漫天星光照耀之下，一圈一圈地回荡开去。

万剑一笑笑了笑，走上前去与那个人并肩站着，微笑道：“青云门上下数千人，除了师尊之外，水麒麟唯一亲近的人便是你了，这究竟有何奥妙，你为何总是不对我说啊，道玄师兄？”

面前此人一身墨绿道袍，神满气足，气度不凡，正是青云门中与万剑一齐名的道玄，只见他看着万剑一微微一笑，道：“师弟你是要听实话呢，还是要听假话？”

万剑一一怔，失笑道：“怎么，这居然还有真话假话吗，请师兄指教。”

道玄笑道：“若是假话吗，自然是师弟你不对这水麒麟的胃口，所以灵尊懒得理你会了。”

万剑一大笑，道：“说得好，说得好，那请问师兄，实话是如何？”